



涂白玉

第二幅人体画

群益堂



第二幅人体画

涂白玉

群益堂

第二幅人体画

涂白玉

群益堂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天门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875印张 2插页 187 000字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1 000

ISBN 7—80540—021—0

I·18 定价：2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世界上，有男人便有女人。有女人，便有了那万般恩爱，千种风情；也就有了那冤孽夙债，生生死死。这本书，便是以女性生活为轴心来转动人生大舞台的荟萃之作。

一个娇美窈窕的姑娘，在书画院四处招聘不到女模特儿的时候出现了。她天生丽质，姿态优雅，赤裸着的胴体一举一动，是那么无拘无束、落落大方。画家面对裸女，如痴如醉，能找到这种主动献身艺术的女子谈何容易？！于是，有人监视，有人陷害，裸体模特儿的照片不翼而飞，更让画家苦恼的是：有着较深艺术造诣的女模特儿无论或蹲或卧，或立或倚，却总不尽如人意。直到有一次，模特儿疲劳了，沉沉入梦……第二幅人体画成功了，画家也要被收审了。这时，女模特儿才敞开心扉。

一个个纯情女子，一尊尊复仇女神。复仇只因真情在，弃身何惧金玉碎？娇艳的女模特，神秘的女招待，钟情善良的屈小妾，情可恕理难容的村姑。本书熔雅俗于一炉，开卷展读，定能使你陶情怡性，爱不释手。

目 录

第二幅人体画	1
女人的误区	84
潢水冤魂	127
神秘的女招待	180
后 记	275

第二幅人体画

1 应征者

从地下室上来，他疲惫得几乎挪不动腿了。尸体的腥臭和福尔马林的浓烈气味，充满了口腔和大脑，熏得他只想呕吐，却又吐不出来。他不由想起意大利艺术大师达·芬奇。大师亲手解剖过三十多具尸体，常常彻夜在摇曳着的烛光下，面对着切碎的肢体、内脏，探究着人身的构造和生命的秘密。达·芬奇在笔记中感叹：“即使你对这科学有兴趣。你也可能会被那天然的臭气弄得退避三舍，或许也会害怕在晚上摆弄这被肢解的剥了皮的死尸。”他仿佛觉得达·芬奇所指的“你”正是自己。一个多月来，他象老鼠似地老往这医学院的尸体存放室里钻，每次都犹豫、恶心。但是，没有办法！他虽不象达·芬奇那样是一位名扬世界的绘画大师，但也是一个画家，书画院的专业画家。不久的将来，他要拿出一幅油画作品，参加省里举办的“至美”画展。

重返书画院已经两年多了，自从落实政策回到自己的画室以来，他还没有拿出一幅为人称道的作品。年轻的时候，

他的全裸人体油画载着他的名字，震惊和征服了这座大都市的观赏者。重返画坛之后，人们对他抱了很大的希望，盼望他会象过去那样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。他不愿、也不能辜负人们的期望，但也十分忧虑。美术作品的产生，不会象给他落实政策那样，手续办妥便可宣告成功。他那由于生活的变迁，精神的折磨而飘逝的灵感，还需重新招回，重新培养；他那由于长期远离美坛而淡忘生疏了的艺术之路，还需从头走起，重新认识。这不但需要时间，还需要机遇，他是一个清醒的画家，他意识到自己的艺术生命已经不长。就象偏西的太阳一样，如果在最后的时刻不能展现出绚丽的晚霞，他将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。他不甘心，要奋斗，要争取，要拼搏，即使象流星一样瞬间即逝，也要有一次生命的最后闪光。

人体绘画不是人体解剖学，那僵硬的尸体——哪怕是少女的尸体——只能告诉你骨骼或肌肉的位置，不能展示人的灵魂，人的形体美，他需要模特，活生生的模特，有血有肉有强烈思想感情的青春之躯。只有这青春之躯才能唤醒他的沉梦，复活他的大脑，才会有神来之笔。一个月前，他把请模特的要求正式向院领导提出了。领导尊重他的意见，在晚报上发了个聘用临时模特的广告。然而，这座市风正得分不清艺术需要还是品德败坏的都市，很难找到一位愿意献身于美术事业的姑娘。

后来，总算来了一个应聘者。这是一位叼着烟卷，脑满肠肥浑身肉的矮女人，面色萎黄而苍白，两眼淫荡而失色，两只大奶子布袋似的吊在胸前，垂到腰际；将衣衫撑得鼓鼓囊囊的。据了解这女人刚刚走出监狱，以往的罪名是引诱少

女卖淫。他觉得，这女人的形体、气质干她那个肮脏的行当都不够格，对神圣的美术能有什么帮助？更可笑的是，这女人竟瞒天要价，报酬自不必说，还不当临时工，要一个“全民所有”的工作证，和“技术职称”。他一句话没说，扭头就走了。

他沮丧到了极点，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。他一头钻进医学院的尸体存放室，反复研究那具腥臭的少女僵尸。的确的确烂熟于心了，每一块肌肉，每一根骨骼的位置都不会记错。走路、吃饭、睡觉，都有那具僵尸浮现在眼前，并且带着腥臭和呛人的福尔马林气息。他似乎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了，时尔清醒，时尔迷茫，时尔浑噩。僵尸毕竟是僵尸，死而不能复生。一个多月的努力，他得到一个可悲的结论：还是作不成画。

从医学院到画院路程并不遥远，但他似乎觉得走完了整个生命的历程，疲乏得很，失望得很。回到画室，便象木头似的倒在沙发上，一动也不想动。大脑里一片空白，象沙漠、象戈壁，象阴沉的天空。

她又走来了，没有表情、没有笑，连眼睛也是紧紧闭合着的，带着腥臭的尸气和福尔马林气味。这就是他研究了一个月的少女僵尸。她已经成百上千次光顾他的画室了，然而他一笔都没画，至今画布还是洁白的，但已落上了一层淡淡的尘土。

这僵尸如果走进了毕加索的画室，很可能被捕捉到画布上。他想。这位现代派画家善于把变形手法和非洲艺术结合起来，其作品《亚威农的少女》中三个半裸的女人，是用各种三角形拼凑起来的。然而他不能，他不景仰毕加索，而崇尚意

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，尤其是佛罗伦萨画家波堤切利。他不需要僵尸做模特，决不。

可是，那具少女的僵尸执傲地躺在画架前，躺在那专为模特准备的长沙发上，周身盖上了那块质地优良的猩红色平绒布，只露出长长的黑发。

“唉——”他没法消除这种幻觉，和这具僵尸打了一个多月的交道了，自己酿就的苦酒，只能由自己品尝。他无可奈何地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是长叹惊动了什么吗？突然，那猩红绒布动了一下，又动了一下。

他不由打了一个寒颤，紧张地揉了揉眼睛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长沙发。

一只白嫩的莲藕般的素手伸了出来，麻利地撩去了红色绒布，活生生地站起一位姑娘。她穿着西服套裙，亭亭玉立而又庄重典雅，光彩照人而又朴素大方。她两手勾在腹前，一双黑闪闪的大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他。

他惊异得很，不知是幻觉还是现实？暗暗地咬了咬舌头，疼。并非梦境，那么，她是谁呢？怎么会睡在这儿？

“余老师，我困了，睡着了，对不起！”她羞赧地说，“我等您足足有六、七个小时了，”姑娘那小巧而精致的红红小嘴不紧不慢地翕动着，声音银铃般清脆悦耳。

余彤这才想起，自己的画室是从不锁门的。这里没有旷世之作，不怕有人盗窃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模特。”从那小口里只吐出两个字。她手里拿着那张晚报，报缝刊登聘用模特的启事，被用红笔勾了个方框框。很

显然，她是应聘而来的。

“请问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你需要模特，而不是名字，对吗？”

“家里同意吗？”

“我是属于自己的。”

“你和办公室接洽过了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我不是来挣钱的，有必要和你们办公室谈‘生意’吗？”她嫣然一笑，很有分寸，很有魅力。

“唔——那你……”

“余老师，”她打断他的话，反问道，“你看，我合格吗？”她在长沙发上随便摆了一个斜倚的姿势。

余彤略微一审视，心中不禁暗暗叫绝！姑娘身段修长、匀称、皮肤细腻，白皙而又富有弹性。尤其令人惊叹的是，她体形不似一般东方女性那样上身长而下身短，而象西方的女子，下身略长于上身，给人以精妙而灵活的美感。余彤人体写生是相当多的，可遇见这样的理想的女性体形还是第一次。再从姑娘随意摆出的这个斜倚姿势来看，相当得体，位置上下适中，扭转的姿态比较明显，能让人得到极妙的灵感。他觉得职业的模特也不过如此。这姑娘的修养、水平屈指可数！

他不由自主地拿起画笔。

“这么说，你满意了？”她一跃而起，走过来问道。

余彤省悟了，他还没正式答复人家呢，先画是不行的。“姑娘，你是极难得的人选！”他由衷地称赞道。

“不一定吧？”姑娘闪动着眼睛，“余老师有很多经历，难道以往就没遇见过‘极难得的人选’？我不信。”

“我——”他心灵深处不禁一颤，便觉胸部很闷，心肌隐隐作疼。他不知说什么好，竟将蘸着油彩的画笔拿颠倒了。

她微微一笑，那眼神说不清是嘲弄还是同情。她拂了拂披肩长发，很优雅地一扬头，说：“能够得到老师的垂青，我很幸运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的业余时间很少，每月至多能来四次，请你原谅！”

“行，行。”他忙答道。

“四天以后，晚上见。拜拜！”

她走了，步子是那样的轻捷。直到她那美丽的情影在他的视线中消失之后，他还怔怔地伫立在那里。

这一夜，他那思绪的野马在广袤的脑际狂奔乱闯，沓沓沓的蹄声象鼓点般的响。他想得很多很多，又很杂很杂，但是说不清到底在想什么？有一点是明确的，就是那具追随他一月之久的幻觉僵尸竟突然失却，尸体的腥臭和福尔马林的呛鼻感也不复存在。他平静地度过了这漫漫春夜。

2 “保护神”

柔和的春风撩弄着她的披肩长发，发梢擦在发烫的红脸蛋上，痒痒的，很惬意。走下画院大楼的台阶，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既兴奋，又沉重。

月色很好，银辉透过嫩嫩的法桐树叶投射到柏油马路上，斑斑驳驳，给人以纷繁迷离的感觉。她的心境也象马路上的月光一样，纷杂繁复。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当模特，尽管

事先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、技术准备和力量的积蓄，上阵之后还是有点心慌，有点支持不住。她害怕这位目光犀利的画家将她看透。所以，一个晚上她没有说一句话，也没有看余彤一眼。她很随便地摆了一个姿势，便入定了。他也没说什么，就操起画笔涂抹起来。仿佛他们相互间并不相干，是各自干各自的事。她的心情很复杂，同时，她也感到对方并不平静。为此，她很自豪。她相信，无论自己闯进哪个男人的生活，都会掀起波澜。她希望轩然大波，甚至翻江倒海！混账男人！混账画家！哼！

她“咔嚓”一声打开自行车锁，修长的大腿划了一个漂亮的弧，“凤凰”飞起来了。都市的夜行人依然不少，为文凭拼命的人在“夜大”什么的熬过了难捱的时光之后，拖着疲惫的身子骑车往家里赶，还有下夜班的“领导阶级”……她象一条白鳗，在自行车的河流里穿行，轻松而神速。许多车子被她远远抛在身后。

她的眼睛始终盯着前面，对身后不屑一顾。她感到，人生也在追逐，你不赶上前面，后面就会赶上你，甚至将你撞倒、撞翻，让你跌得头破血流。可怜的妈妈就是被人撞倒的。这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从不怨恨别人，只是默默地忍受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她不愿效仿妈妈，决不！她要替妈妈争口气、出口气！那怕撞翻什么，她也毫不顾忌、毫不后悔。于是，她脚下一用力，“凤凰”噌地飞得更快了。

她感到身后有人在追她，那轻微的车轮磨擦路面的沙沙声，十分熟悉。不用回头看，也不用猜，这是她的“保护神”。她知道这位体格魁梧而心地狭窄的男子汉一定会跟踪自己，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在所难免。她不怕，她有她的道理，一

套时髦的冠冕堂皇的适合于大厅广众演讲，能赢得人们而并非由衷的掌声的道理，也有一套只能在同学、同事、同乡、战友或朋友间倾述的非正统的道理，至于说真正珍藏在她心底的道理是什么？谁也不知道。这心灵的第三道大门不会轻易打开，有时甚至到死，也固若金汤。人不都是这样么？她不怕，因为她对他并不承担什么道德上的、人格上的或是道义上的义务。她厌恶他，但又需要他；她想避开他，却又不能不见他。她的身后往往有一群群的追求者，象苍蝇一样嗡嗡乱哼，他也是其中的一只苍蝇，一只自作多情的苍蝇，一只对同性极有威慑力的苍蝇。他给她带来了一时的宁静，一时的安全，所以，他自称他是她的保护神，她间或也有这样的看法。

她和他相识看起来是偶然的，其实并非偶然，他们各自都明白，只不过不愿说破罢了。

她喜欢跳舞，交际舞、迪斯科、华尔兹、她都会，迪斯科尤为出色。那优美合谐而独特的舞姿，将她那孤寂怨愤高傲苦闷的心境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。使人们仿佛看到，在古远的荒原之上，在强劲的朔风之中，一株小香柏在颤抖，在奋争，在呼号，在扎根。歌舞团的那位舞蹈专家、著名导演偶然间看到她的舞姿，老泪纵横，他理解、同情这位内心凄苦的女子，想帮助她。可她笑了，回答说：“我很好，不需要帮助，谢谢！再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帮助我的，不是上帝，就是我自己。”说罢，很礼貌地行了个注目礼，又转身溶进舞池的人海中了。

舞蹈家叹了一口气，他断言，这姑娘会出事的。

舞蹈家的话有一个人听见了，就是他。他是这座文化中

心治安室的干部。是出于革命的责任感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他将舞蹈家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中。

这天晚上，舞会散了，她的“凤凰”要归窠了。正走间，几辆自行车拦住了她。这是几个按捺不住自己感情的小流氓，要强行“邀请”姑娘接着参加他们的家庭舞会。

姑娘笑了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很愿意奉陪，但不知我的男朋友高兴不高兴？”

“男朋友？她的男朋友？”小流氓们四面一看，空寂的巷子并无一人，便流里流气地说：“小妞，别耍弄咱哥们儿了！老子欣赏你也不止一天半日了，你是只孤雁。走吧？陪哥们儿痛快痛快，亏待不了你，美人。”说着，就要动手动脚。

一辆“金狮”自行车幽灵般飘过来，停在姑娘的身旁。他那魁梧的身材，严肃的神态和他腰间那鼓鼓的东西，足以使这几个哥们儿胆寒。

“怎么回事？二疤子。”他认识“哥们儿”的头。

“这……”二疤子吃过这位治安人员的苦头，很紧张。

“没什么，他们说我的迪斯科跳得还可以，要向我请教请教。亲爱的，咱们走吧？”她亲昵地推了推他的肩头，催促道。

“对，对……想学学，学学……你那一手真绝！”“哥们儿”忙顺着台阶往下溜。

“我警告你们……”他将已重复无数遍的行业术语又重复一遍。

“是、是……不敢，不敢……”“哥们儿”伸伸舌头溜了。

“谢谢你，我该回了。”她说得轻描淡写。

“我送送你吧？”

“不用。”

“你不怕吗？”

“不怕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她笑了，说：“正如你所说，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保证。”

“你真鬼！”他叹了口气。

她是鬼得很。一个女孩子，尤其是既娇美又孤单的女孩子，不能不鬼。她一出现，便有许多双“探照灯”投射过来，年轻的、苍老的、善意的、恶意的、单纯的、复杂的、羡慕的、贪婪的……她漠然地看待这一切，却并不麻木，心里有数。她早就发现，他那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她，那目光既有惊诧也有嫉妒，既有正义也有邪恶，既有克制也有放纵。“这是个圣贤与魔鬼的混合物——狗男人！”她看透了他。她意识到这位治安人员常常暗暗护送她，她既不感到得意，也不觉得悲哀。她从不露声色，象一只可爱的小傻猫。

“凤凰”一摆头，离开了繁华的解放大道，徐徐游进晶河风景区。从这里走，可以缩短她回家的距离。今天，她并不贪图近路，而是有意给“保护神”留一个论战的机会。

果然，“金狮”不愿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，“吱——”地蹿了上来。

“金狮”“凤凰”并辔而行。

“月色不错。”他说。

“月色不错。”她附和说。

“冷风，”他下了车，“想和你说一件事，行吗？”

她款款跳下车来，说：“怎么不行，说什么呢？”

他没有立即开口，两眼怔怔地望着月亮，嘴唇动着，挺

起的胸膛一起一伏。很显然，他有忧虑，怕说不好会“崩”。他知道这姑娘的脾气。

她看着他，觉得好笑。这位治安干部对犯罪分子，甚至是偶尔犯了过错的人象狮子一样凶，今天怎么啦？前怕狼后怕虎起来。

“说吧？要不我就回去了。”她有意将他一军。

他忙拦住她的车子，慌慌张张，说：“冷风，生活有困难了？”

“没有呀！”

“家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有呀。”

“你急需钱用？”

“不需用钱。”

“那……”他拧了拧下巴，忍了忍才问，“你去书画院干什么？”

“当模特呀。”

“唉！”他皱起了眉头，“你……”

“怎么？违反治安条例了吗？”她嘻笑着，有意逗他。

“坦白点跟我说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“坦白？”她咯咯咯笑弯了腰，“你们这些人啦……”

“别嘻嘻哈哈的，这是谈正经事。”他严肃得象审犯人。

“好，不嘻嘻哈哈。”她果真忍住了笑，“要问怎么想的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呃，不是讲要五讲四美三热爱么？我们的生活需要美，就需要美术家，美术家要拿出最美好的精神产品来，就需要模特。严立同志，你看我当模特是不是很合适的？嗯。”

“小风，干什么不好，你偏……”

“怎么？很丢人？”

“不……也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很好？”

“也不是很好……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小风，你不了解社会，不了解这个城市，事情复杂！你懂么，很简单！”

“不懂，我不明白。”

“好！”他下了决心，说，“余彤这个人问题很大！你要看了他的档案，会吓一跳的。”

“呵，是吗？”

“尤其是品质相当坏！作风很不好！小风，你会上当的。”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道。“我真为你担心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她干脆利落。

“不怕？”

“我有‘保护神’！”她调皮地望他一眼，“谁要打我的坏主意，小心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，严立同志，你说呢？”

他怎么说呢？这个鬼丫头。无可奈何。

“月色不错。”她说。

“月色不错。”他叹了口气，附和着。

3 背 影

他的画笔象神奇的魔棒，色彩、光线、质感、形体不断地显示，展现、升华……